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40nB477

天翼翔禪師語錄

清 巨翔說　寂乾錄

際鋒等編（駒本附於前目四七六之後　今分出增入並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羅人琮敘
    - 陶之典序
  - 住潭州大溈山密印禪寺語錄
  - 住潭州芙蓉山廣化寺語錄
  - 機緣
  - 舉古
  - 頌古
  - 行實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敘

大溈山周百四十里，嶺壑幽深，草木蓊鬱，楚南靈境也。開自唐時靈祐老祖，明季五峰和尚得法天童，重闢興焉。傳迄古梅、天翼父子，愈熾愈昌，為臨濟下正傳第三十四、五世也。子姪笑穎鋒公，韶齡讀書鄉塾，穎異邁眾，於舉子業下筆翻江，有大成之望。一旦，書密札置書案硯下，一謝其師、一白父母，飄然不知所往。比得札，四路偵尋，杳無蹤跡。數年後，訪知薙髮大溈，為天公入室高弟，識見超脫，機辯莫敢櫻其鋒者，父兄強之不歸。頃且繼住二師舊所托跡芙蓉山，今春以父喪歸里，持其師語錄示余，且索余敘。余宿不善談禪，然契其宗旨，爰取而靜玩之，機鋒迅截，慧眼圓明，如旱地崩雷、如晴空掣電，如走盤珠、如摩尼寶，精光閃爍，著著全提，可謂一切處不留、一切處成就者也。是知開繼分殊，源流則一，所謂月印萬川，川川皆月，因指見月，非月即指者，只可意會，未易言詮，誠有離乎象數筌蹄之跡，而遊乎希夷渾沌之表者矣。昔韓昌黎指斥二氏，而於潮陽大顛稱其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物亂，中無滯礙，與之往來周旋，豈非以儒釋分合，會通不遠？若柳柳州取喻如石韞玉，未可因外遺中，有同心也耶？又況天師見地超越，更出韓、柳所遇，什伯懸殊者乎？數語，以應笑穎之請。

時康熙甲申季春月之朔苍源八十五叟紫蘿羅人琮撰於最古園之學圃亭

序

昔古梅和尚脫縫掖披緇，以其家重大事盡付之諸季，掉臂直入千峰萬峰，蓋目籠三界、體合萬殊，其不以法胤之替隆為情量可知也。雖然，吾於天翼禪師有以觀古公之不替焉。公初與大梅與公首，佐溈開濟，赫著宗猷，海內叢林望密印父子兄弟間，巋然古大溈也。其後英髦輩起，披衣者驟至，七葉環雁行，駢輝競燿，而公之門落落焉。或曰：公繼主溈席，遷芙蓉，所鎔鍊人才宜不少俊傑，而寂寞乃爾，疑蓉流斷續將如何矣？夫孰知公之揀辨實嚴，待發於翼禪師者，奇特爛熳，不可以目睫睹歟？翼師三歲出塵，純乎天葆，受業後即遍參知識，穎脫驚人，諸方異之，不啻羅龍爵鳳，師翱翔無所顧。一旦高叩芙蓉，片言納贄，如送自天風，此豈恒情所可測耶？及隨古公出山，至白下，重新鍵戶七百餘日，乃大笑破關，推古公倒地，公起喜曰：「吾事自今差畢，真一夔足矣。」其潛密如

此，則又豈恒情所可測耶？師嗣主芙蓉甫一年，而大溈虛席，緇素敦迎入繼，遂兼荷兩山。韶才粹德，浩應無方，遠邇英俊之士聞椎拂所作，飆赴雲臻。纔更冬夏，兩制眾中嶄然見頭角者，遽得四人先後記莂，彪炳一堂。當此之時，古公門庭可不謂光大歟？於是兩山法錄映被諸方，皪然昭作述之盛。今按其聲節，宛見古公典型，而激之以曼拔，導之以近專，妙顯綱宗，有響無跡，所謂後出者愈奇，非耶？嗚呼！此古公所以晚得賢嗣，擇乳真而傳器慎之效也，亦何疑繼起之爪牙龍象不接武崢嶸也哉？嗣法中今主芙蓉藏菴大師，既丐其在家諸父　紫蘿侍御公為撰弁言評唱之，擬於雷霆星漢無以加矣。而又屬予更贅蕪詞者，謂予與古公世出世間並有深誼，其佐溈堂構本末，予身與之，使說家裏話，頗可傳信。是以不辭鄙陋，一申言之，亦欲為紛紛七葉中名實相應與否者示。法門鄭重，事理終不容謬，有如此云。

康熙甲申仲冬朔日石谿老學人陶之典撰

天翼翔禪師語錄卷上

侍者寂乾記錄

嗣法門人際(鋒　洪　然　泓)仝編

住潭州大溈山密印禪寺語錄

大清康熙三十年秋日，師在芙蓉，受當寺的峰和尚，寧安二邑大護法，闔山耆舊，兩序諸執請，于冬月廿七日入院。

山門。「三世諸佛從此入，歷代祖師從此出。且道今日作何行徑？」顧眾云：「看腳下。」

萬佛殿。「殿裏的、殿外的、四方八面的……」拈起香云：「總與一串穿卻。」

韋馱。提起具云：「汝因者件事，通身枷鎖；我因者件事，透體鶻衫。若還脫得下，大地不能擔。」拍一拍。

伽藍。「一塵不少，萬法非剩。馬廄牛欄，芳規大振。」喝一喝。

祖師。「西天販羊頭，東土賣狗肉。秖要獲便宜，腥臊渾不顧。咄！」

慧祖像前拈香。「虎口蛇鼻，鶻眼蝎眉，自有者幅面皮後，不是愁人即笑人。今日不肖到來，愁即是？笑即是？」展具，云：「且與遮卻。」

據室。「踞獅子窟，秉金剛劍。千聖沒躋攀，萬靈絕瞻仰。」拈拄杖，卓一卓。

即日，四眾請開堂。
拈大梅與老和尚疏。「陣雲連嶽色，旗鼓并天高。灼然大人度量，點著萬丈洪濤。」
拈護法疏。「詮上加詮，句中破句。韓柳歐蘇，到此卻步。試煩表白，高聲念看。」
拈同門疏。「橫抽玉線，直度金鍼，羅文結角交加處，銕額銅頭失卻睛。」
法座。以拄杖指云：「從上諸佛列祖於此方廣座上揚沙簸土、打雨敲風，山僧到來只好隨條攀例去也。」便陞。拈香云：「此一瓣香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爇向爐中，奉為當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皇風常浩蕩，帝道永清平。」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滿朝文武、合郡尊官以及在筵紳衿護法，伏願恒為盛朝柱石，永作佛法金湯。」復懷中取香云：「此一瓣香大冶中種就，劍刃上攀來，收則大地遁藏，放則十虛充塞。今當第二回拈出，爇向爐中，專誠供養即此堂上傳臨濟正宗三十四世本師古梅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達磨面壁，屈辱先宗；斷臂神光，只得一橛。山僧今日登祖父堂，拏三道五、坐一走七，個中若有作家禪客，便請當陽證據。」問荅不錄，乃云：「廣大祖庭，宗風浩蕩；三玄要旨，迥出言詮。山僧今日廓開十智門風，倒跨三腳驢子，直令一會人天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且如何是未見未聞的事？」卓拄杖，云：「一枝梅破臘，萬古恒長春。」敘謝不錄。復舉：「臨濟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于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二人可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卻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濟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三日前打普化作麼？』濟亦打。」師云：「臨濟與麼建立黃檗宗旨，未免自揚家醜。克符、普化雖則唱拍相資，大似逐惡隨邪。山僧今日亦欲於此建立先師宗旨，仰仗諸人成褫。眾中設有個不惜身命底，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眾，山僧倒退三千里。有麼？有麼？」驀拈拄杖，卓一卓，云：「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復頌曰：「明投暗合，線去絲來，龍驤虎驟，玉轉珠回。全提正令兮千差坐斷，倒騎鐵馬兮重關衝開。擔板漢，休狐猜，妙舞不須誇遍拍，三臺應是大家。」維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當晚，小參。「德山晚參不荅話，問話者三十棒。今夜為山放一線道：解問者出來。」一僧纔出，師云：「汝不解問。」僧云：「爭見某甲不解問？」師云：「纔動一步，白雲萬里。」又一僧出，師云：「者僧遭點額，你又恁麼來。」僧云：「恁麼來且置，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屎臭氣也吐將來。」便推開，乃云：「機先

一著，佛祖罔措；纔涉毫釐，亡羊泣路。到者裡，真諦、俗諦一齊收，是聖、是凡一時剷。所以，此事直下如太阿鋒、大火聚，見則膽怯魂驚，觸則喪身失命。正恁麼時，作麼生與山僧相見？」卓拄杖，云：「露。」

謝護法，上堂。「妙翅搏羊角，大用全彰；仙子駕雲龍，神機獨露。世間世外，互成大道場；是文是法，圓融第一義。所以，恁麼中不恁麼，釋迦滿面是埃塵；不恁麼中卻恁麼，仲尼全體皆珍御。且緇素同途一句作麼生道？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請兩序，上堂。問：「壯士展臂不資他力，和尚出世為甚又需執事？」師云：「元首股肱原一體。」進云：「喚和尚作兼修得麼？」師云：「兼修搬磚弄瓦，山僧拈槌豎拂。」進云：「未審拈槌豎拂與搬磚弄瓦是同是別？」師云：「切忌狐疑。」進云：「與麼則賓主聲調諸事泰，君臣道合萬邦寧。」便拜，師云：「賴汝證盟。」乃拈起杖云：「你無我不立，我無你不成，大家出隻手，扶起破砂盆。」卓一卓，下座。

小參。召眾云：「大眾何不散去？大溈者裡無你參禪分在。饒你以大地作蒲團、以十世為工夫，時時不動不搖、處處築著磕著，無異癩馬繫枯樁；假能截斷腳下葛藤、跳出頂門窠臼，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也是猿猴無韁鎖。直饒總不恁麼，如水中月，出沒自是他工；如鏡中花，卷舒不關我事。且喜沒交涉。所以靈雲睹花，夢中作夢；香嚴擊竹，醉裡添杯；神光斷卻臂、玄沙築破指，割肉醫瘡；慧能一聞便了、長慶七破始悟，燒冰作炭。你諸人更來無底桶中討甚麼水？到者裡，或有個不甘的漢出來問：『和尚當初如何得與此事相應？』向他道：『不遇蒼松柏，徒勞話歲寒。』」

佛成道日，上堂。問：「世尊睹星便悟道，和尚睹星時如何？」師云：「山僧若睹星，一場懺懼。」進云：「昔日世尊，今朝和尚。」師云：「世尊悟，山僧不悟。」僧便喝，師便打，僧便拜，師大笑，乃云：「抹殺霜空星子，刺瞎諸人眼睛，天上黑漫漫，地下黑漫漫。且道悟門在什麼處？若向者裡薦得，便見世尊當時悟道矢上加尖，山僧今日懺懼空處鑿孔，有甚麼奇特？所以道：會得也三十棒，會不得也三十棒，明眼難逃落井中，雙盲固是扶籬走。作麼生得出者兩途去？」拈拄杖，云：「波斯眼裏迸出火，爍破夜叉腦後光。」

與老和尚還大梅，上堂。「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胸中懷六合，袖裡挂金錘。有時植月中丹桂，香光爍破四天下；有時推應菴出群，楊岐消息振寰中。正恁麼時如何稱謝？」良久，云：「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拍禪床，下座。

古老和尚像前上供。「我被你害，你被我敗。結怨裹讎，成團作塊。」插香爐中云：「不如當陽燒卻，貴取冰消瓦解。」
除夕。「末後句，今夜是雞尾。最初句，明朝是狗頭。中間一句如何道？」拍案云：「斬斷雞尾，接起狗頭。」
元旦上堂。一僧纔出，師便打，僧云：「莫是新年令麼？」師云：「昨日喫棒的是汝否？」僧云：「是。」師云：「明日來再與一頓。」僧云：「世上盡歌新歲月，堂前不改舊家風。」師便擲下拄杖，乃云：「新年頭，行新令，一棒一條痕，一掌一個印，直教人人渾身迸出摩醯眼，徹體俱成陷虎坑，不用手而擎捉三賢，不用口而辨驗十聖，一生參學已完，百劫受用不盡。雖然，更須山僧與你脫卻骷髏始得。何故？漆以堅自割，膏以明自焚。」
解制，復留眾結春，上堂。問：「結制、解制即不問，不結、不解是如何？」師云：「沙袋。」進云：「今日上堂作麼？」師以杖撥僧過一邊。又問：「結制、解制皆為剩事，不結、不解總為囈語且置，只如臨濟料揀，且道料揀何事？」師云：「世上病無數，醫王藥更多。」「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既張陷虎阱，獵士盡潛形。」「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喝中傾海岱，棒下死龍蛇。」「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四海狼煙息，將軍不出幃。」「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虎嘯風生野，龍飛雲滿空。」「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是若何？」師云：「休尋梅上月，莫覓水中天。」「秖者便是否？」師云：「何將盤裡豆，喚作眼中珠？」僧便拜，師乃卓杖，云：「打破大銕圍，山走出寒山。
拾得未曾行得一步，便要分南分北，寒山云：『你行荒草我深村。』拾得云：『君向瀟湘，我向秦。』山僧止之，云：『住！住！任君蹋遍閻浮去，依舊青山多綠樹。』」復舉趙州因僧辭話，至「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止，師云：「趙州老漢將恐水中浸殺魚、泥裡淹死鰲，殊不知有佛處正好唱酬、無佛處方堪建立，焉得令人錯過？雖然，秖如大為者裡是有佛處？無佛處？」起座，云：「大眾！放下行李好。」
元宵，晚參。問：「清宵雷鼓震，露地火龍飛，如何？」師云：「莫驚我瞌睡。」進云：「此時如錯過，餘夕徒思量。」師顧侍者，云：「為我將一文錢與他。」進云：「與麼則罷聲出幛塞，捲陣赴滄溟去也。」師云：「可憐生。」乃云：「心燈從地湧，慧月自天垂，照見象王鼻孔，爍開毘盧面門。龍潭紙撚子，秖堪壁；巖頭滿盛油，正好滌坑。雖然，秖如拋出黑漆桶，囊藏大地；鞭起銕崑崙，逼塞虛空，又作麼生？」遂鼓掌大笑，云：「明暗雙雙好時節。」

小參。「古人道：『若以實法與人，土也難消。』所以，山僧尋常要你是即是，獼猴有一面古鏡，釐奴有萬里神光；要你非即非，十地是擔糞漢，三賢是守墓鬼。故知：相非實相，名亦虛名。你若認著，清風受桎梏，明月遭枷鎖；若不認著，荊棘化優曇，羅網成華藏。雖然，山僧恁麼告報，且道：是實法？不是實法？呵呵！鴈雖避影卻毛落，魚欲潛蹤又水濁，縱饒得似德山無，檢點何如薦福莫？」拍香几兩下。

清明埽塔歸，小參。「適來山僧向百草頭邊埽出一個祖師頭，把得歸來與諸人看看。」遂舉起拳，云：「阿呵呵！認錯了，原來不是祖師頭，是鎮州出的蘿蔔頭。」

佛誕日，上堂。問：「靈山有密請，牛拔不出；少室有真機，斧劈不開。未審和尚如何？」師云：「遍界絕囊藏，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飛。」「如何是未離兜率已降皇宮？」師云：「一字兩頭垂，荷珠不為露，麥浪豈關風？」「如何是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師云：「乙字兩頭鉤。」「未審世尊恁麼惟是神通妙用，惟復法爾如然？」師云：「且莫訪佛。」「若不展開滄海水，焉能露出珊瑚枝？」師云：「三十年後看。」乃云：「有水皆涵月，無山不帶雲，眾生如未有，諸佛又何曾？大眾！即今釋迦老子在你頂[寧*頁]上降誕、眼睛裡成道、鼻孔中建道場、舌尖上演妙法，你諸人還知也未？若也知得，切忌轉腦旋眸、鼓氣搖唇，觸犯如來念頭，無人為汝懺悔；其或不知，快自取下頭來看看。」連喝兩喝，下座。

解春，值常住散扇供眾，上堂。「青陽纔去，朱夏又臨，銕蛇口裡吐火，石虎頭上噴金，直得閻浮提頓成爐炭，香水海化作[穫-禾+火]湯。到者個時節，野狐精、水牯牛、三腳驢一齊燒殺；麻三斤、柏樹子、乾矢橛當下灰生。更有甚葛藤難埽、鬼眼難覷？一任諸人無憂無慮、撒風撒顛，大似門前泥力士，不將一事挂心田。雖然，要且諸人即今骨節中大發、毛孔裡煙生又作麼生支遣？」頭院主云：「好為大眾過犀牛扇子來。」

上堂。拈拄杖，云：「一塵一個金剛圈，一物一塵栗棘蘬。」卓一卓，云：「到者裡，無你轉身時，亦無你下口處。所以，你若會得，靈龜依舊滯沙泥；你若不會，頑石何曾能[跳-兆+孛]跳？你若會中有不會，是甚麼鳥啼非有意，花笑本無心？你若不會中有會，是甚麼石磨分粗細，秤錘知重輕？所以道：有手只好拏空，有口秖堪挂壁。有一等孟八郎，向跳不得處去跳、吞不得處去吞，無異蝸牛鬥石壁、蚊子鑽鐵牛。殊不知，通玄不待往，契妙豈須餐？你若直下絕追尋、當處忘計較，管取金剛圈驀地斷了、栗棘蓬和根倒卻。諸仁者！委悉麼？折角泥牛忘百艸，沒蹄石馬斷千岐。」

天中節，小參。「盡大地是個病人，三世諸佛轉妙法輪，伸患不了；歷代祖師傳正法藏，叫苦不息；一切衲僧發大道心，忍痛不徹；乃至群生萬有，有情者顛狂不消，無情者癰疽未解。山僧今日要與一齊醫了。」良久，云：「時逢五月五，何物不醍醐？」
祈雨，上堂。問：「山川涸竭，禾麥萎然，和尚將何法濟人？」師便連打數棒。進云：「恁麼又豈能濟人？」師云：「且喜棒如雨點。」進云：「可謂頭頭總三昧，物物悉醍醐。」師云：「浸破汝腦門。」僧便作禮，師大笑，乃拈拂子，云：「把住十虛路，塞卻四海源，黃龍困殺機關，雲門抬頭不起，直得嘉州大象眼裡流淚，陜府鐵牛皮下無血。」拂一拂，云：「山僧今日放開一線，貴使無滲漏處傾湫倒嶽，至枯槁地浪湧波騰，灑腐草為嘉禾，潤糠秕成玉粒，堪行不濟之恩，用助無為之化。且法雨普滋一句作麼生道？家家歌歲稔，個個樂昇平。」
立秋，上堂。揮拂子，云：「殺不用刀，割不須鑿，一毫纔變顏，萬物盡銷鑠，千山脫皮換毛，萬木解粘去縛。正恁麼時如何？四方八面絕遮攔，萬里天邊飛隻鶚。」
小參。「要說時，須彌塞咽喉也塞不住；不說時，風輪拔舌頭也拔不出。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待你折倒須彌、斬斷風輪來向你道。」
中秋，值雲掩月，晚參。以手指，云：「明歷歷，光凜凜，飛過萬山頭，不動一莖草；穿入千江底，不沾一滴水。雖然，奇則也奇，要且你通身環個銀圈，還出得麼？透心個鐵橛，還拔得麼？所以，亙古亙今，秖成得一色邊。山僧今夜要與你拈卻。」顧侍者，云：「與我過燈籠。」
結冬，上堂。「遍大千沙界是個選佛場，盡十世古今無非參禪日，你諸人未出門時早已結制了也，更要山僧今日為你捏緊布袋頭，大似木中著楔，秖成一場多事。雖然，結卻髑髏，要坐不能坐、要行不能行，許諸人有分；結卻性命，要生不得生、要死不得死，許諸人有分。爭柰未得出身路在？」豎拂子，云：「大眾還會麼？若也會得，不妨向鍼不容芥上七縱八橫、隙不通風處轟雷掣電；其或未然，從前謾負真金譽，今日重新火裡看。」
上堂。侍者問：「昔日香嚴上堂，因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嚴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意旨若何？」師云：「樓因山勢峻，船逐浪頭高。」云：「時疏山在眾作嘔聲，曰：『是何言歟？』真是不肯嚴否？」師云：「上山攀墜石，不顧自亡腓。」云：「嚴聞，下座，曰：『適對此僧語，必有不是，致招師叔如是，未審過在甚麼處？』莫是受山惑麼？」師云：「帶月沖霄去，和煙跌地來。」云：「疏山曰：『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如何無過？』恁麼果是嚴過否？」師云：「有石

方生玉，無沙不見金。」云：「香嚴曰：『卻請師叔道。』乃禮拜，躡前問。果有疑而問麼？」師云：「若不拋死蝦，如何釣跛鱉？」云：「疏山曰：『何不道肯諾不得全？』惟是荅他問處？復是別有商量？」師云：「秖因一菜落，露出五湖秋。」云：「因何嚴又問：『肯又肯個甚麼？諾又諾于阿誰？』」師云：「鑽瓦須流血，敲冰必見煙。」云：「疏山曰：『肯即肯他千聖，諾即諾于己靈。』與不求諸聖、不重己靈相去多少？」師云：「孰謂野狐皮，亦自有人著。」云：「嚴又道：『師叔恁麼道，向後倒嗣三十年。』莫是罵他麼？」師云：「本是秦宮調，卻作楚詞傳。」云：「向後山果病，每于食後抉口吐曰：『香嚴記我三十年，倒嗣尚欠三年在。』果是遭他授記否？」師云：「誰知昔時烏，卻成今日馬。」云：「如今學人敢問和尚：不求諸聖、不重己靈又作麼生？」師云：「放下問頭來向你道。」者便休去。師云：「如是。」乃云：「古人道：『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須是過量人，方可隨處作主，遇緣即宗。要見香嚴麼？雞不下水。要見疏山麼？魚不上樹。且道二大老還有優劣也無？雲收雨霽長空闊，一對鴛鴦畫不成。」

起七，落堂，晚參。一僧出眾叉手而立，師便打，僧云：「將謂將謂，原來原來。」便歸眾，師隨後又打，又一僧纔出便云：「還我棒頭來。」師不顧，僧云：「且喜某甲血濺梵天了也。」師亦不顧，維那出眾云：「和尚何得傷龜恕鱉？」師云：「錯見山僧在。」那云：「未審師意如何？」師云：「將龜釣鱉。」那便休去，師大笑，乃云：「坐坐蒲團兒，羅文結角等閒矣，破脊梁上一場懨懶；行行芒鞋子，百結千層驀地蹋，翻腳跟下甚可憐生。既然如是，又用者場特地作麼？不因虞泉暗，爭見扶桑曉？」

解七，落堂，小參。師纔就椅，不覺噴嚏，遂命眾下語。有道：「且喜和尚鼻孔通一線。」有道：「正恁麼時，還塞得住麼？」有道：「仲冬嚴寒，和尚宜保護。」有道：「恭賀和尚拄杖子，今冬必然解懷。」有道：「笑倒露柱。」有道：「侍者，師捃取，三十年後大有用去在。」師呵呵大笑，云：「誰知山僧一個噴嚏，打出多少獅子兒來？」乃云：「籧篨裡水流風動，布袋頭地闊天高，自是汝諸人腳跟下葛藤未斷、頂[寧*頁]上窠臼未翻，不免向赤灑灑地，如魚在網、似鳥棲籠，出入不得自由，縱橫豈能自在？山僧今日秉金剛寶劍、握無孔鐵槌，為諸人斬斷葛藤、打破窠臼去也。」遂掀倒香案，出堂。

小參。「猛虎頷下有珍珠，無人敢取；毒蛇口裡有瓊漿，無人敢舐。若是大丈夫，不難拾取性命根挂于劍刃上，把將皮袋子拋向毒鼓中，到恁麼脫體無依的田地，方堪橫行三界、混入四生，不用一

莖草現百億法身、不假一粒粟建無量法幢，直令斷井索成鳳成龍、死蝦蟆吞佛吞祖，為人所不能為、示人所不能示。且獨步高超一句作麼生道？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說戒，上堂。問：「一念不生，萬緣放下，且道戒個甚麼？」師云：「汝寒來著衣，饑來喫飯麼？」進云：「然。」師云：「何曾放下？」進云：「也知和尚不著衣喫飯。」師云：「切忌犯口業。」進云：「還許學人懺悔也無？」師云：「直須無口始得。」進云：「恁麼則和尚亦犯口業。」師云：「為憐三歲子，不惜兩莖眉。」僧作禮，師乃云：「有戒可受，蜘蛛網裡坐；無戒可受，猢猻樹上走。若是個漢，直須折倒枯木寒巖，不向此中依倚，踢翻花街柳巷，別作一番行徑，然後即頭頂文殊、足蹋普賢、手抱釋迦、口噬彌勒，無非圓本有之風光、顯當人之作用。諸仁者還會麼？若也會得，不妨當陽擊碎缽盂、燎卻袈裟歸家去；脫或未然，不免帶累山僧舌頭落地。」
誕日，兩序請上堂。問：「祝讚壽誕即且置，王子五位請師宣。」師云：「逐一問將來。」「如何是誕生王子？」師云：「聲容全不動，萬國咸尊威。」「如何是朝生王子？」師云：「高明逾日月，指顧定乾坤。」「如何是末生王子？」師云：「十年修素志，一日步丹霄。」「如何是化生王子？」師云：「隨時敷政令，在處振權衡。」「如何是內生王子？」師云：「九重深處坐，不許眾臣知。」「如何是五位王子父？」師云：「威音不識面。」「如何是五位王子子？」師云：「樓至不知名。」「未審和尚是那一位？」師云：「荒草不堪宿，瓊樓亦不居。」「原來和尚是者一位。」師云：「他後見人，切忌道親見山僧來。」僧云：「諾。」便入眾。師乃以手自指云：「山僧自有者個來，被伊帶累。眼是黑漆桶，破他不得；耳是招箭垛，取他不得；口是大禍門，閉他不得。秖有眉橫鼻直，足以扶豎宗乘。山僧賴伊提持不少。」乃高聲叫云：「大眾會麼？遍體無非關捩子，今朝拈出與人看。」
安邑侯趙公送金額至，上堂。「祖庭法印又重提，赫赫光輝日月齊。大福士修大福事，個中人諳個中機。」
因事值雪晴，上堂。「昨夜風穴昭呼號大怒，驚起雲居膺勃然變色，引出雪巖欽乘機弄巧，為妖作怪，打大地作一團，結江湖成一片，南山鰲鼻換骨解皮，大雄猛虎潛牙縮爪。山僧今辰不忍坐觀成敗，急命太陽玄出來作個解交。」以手指云：「一輪光烜赫，萬象悉回春。」
元旦，上堂。「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不披三玄甲冑，不彈五位弓弦，端拱垂裳清宇宙，鳳簫吹徹御樓前。」立春，上堂。問：「昨朝歌白雪，今日賦陽春，如何是臘去春回句？」師云：「免教寒殺閻黎。」進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抵如今日立

春，如何是佛性義？」師云：「梅花落未盡，柳葉長將來。」進云：「只好道不關時，法因境蔽又作麼生？」師云：「貌醜休嫌鏡，病深莫怨醫。」僧便喝，師大笑，僧禮拜，師便打，乃云：「白雪築長空，寒冰裹大地，障蔽靈山的旨，埋沒少林消息。山僧今日要與埽開白雪，露出春王面孔；劈破寒冰，漏泄化母機關。貴使龍吟枯木，石筍抽條，鶯聲長，燕聲短，咸談般若；桃花紅，李花白，悉顯真如。且法逐時彰一句作麼生道？」顧眾云：「若能識此日，何物非韶光？」

解制，上堂。「鐵壁銀山，一腳蹋倒。金鎖玄路，就手掣開。便可一步一須彌，一蹴一佛土。趙州覓影無方，寶掌追蹤無計。雖然，也是蝦跳不出斗。」

大悲誕日，上堂。拈起杖，云：「觀世音生也，汝諸人還見麼？若也見得，石堆土壘，無非爍迦羅眼；尺木寸草，莫非母陀羅臂；驢蹄馬跡，俱是清淨寶目；雞啼犬吠，總是圓通妙音。具廣大智慧，顯最勝神通，不勞彈指教化一切眾生，無用揚眉收攝一切魔屬。若也不見，莫道菩薩入滅度去也。」遂擲下拄杖，下座。

晚參。「上無瞻仰，頂門自是朝天；下絕追尋，腳跟何曾離地？所以，情塵未盡，旃檀成荊棘之林；識見若忘，瓦礫變黃金之色。雖然，北猶是死水藏龍邊事。若是越量超群漢，直須來光潔地上帶水拖泥、解脫場中披枷著杻，于無為中運為、無法中演法，挂破笠子于壁上蓋覆梵天、置爛草鞋于路邊蹋倒閻浮，方不孤負自己、埋沒先宗。若到大溈者裡，更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為甚麼鏨？幸爾無瘡，何須刳肉？」

佛誕日，值學祖生辰，上堂。「描不成，畫不就，一對鴛鴦交頸宿。三百六十餘會，偷心未滿；二年共一春，狼謀卻足。一會天人事儼然，說甚西天與東土？」拍禪床，下座。

天中節，小參。「青山如浪湧，萬木若船搖，禪人高著眼，看取最高標。」拈起杖，云：「若能赤手奪去，管取一世豐饒；其或四顧躊躇，貪觀天上月，失卻手中橈。」

上堂。「一塵未起，大地全彰；一毫未收，虛空消殞，是諸人現成事。秖如蝸牛角上飛出金翅鳥王，蟭螟眼裡跳出金毛獅子，拈起須彌山，穿卻釋迦鼻，把得香水海，灌破毘盧頂，是現成不是現成？」喝一喝，云：「莫寐語。」

中秋，晚參。「二十年前事，拈出實不堪，欲將拋向後，覿面成熱瞞。」乃以手指云：「諸仁者！著眼看，十方無向背，四面絕遮攔，明明一著超群有，說甚前三與後三？」

開爐，上堂。「大開爐韛，鎔瓶盤釵釧為一金；大展鉗錘，化鈍銻頑銅為一器。八兩還你半斤，十成謾誇足色。勸君莫認定盤星，須

防大匠把金貼。」卓拄杖，下座。
上堂。「見色明心，聞聲悟道，毒蛇穿你眼耳；逢緣不起，觸境無知，銕橛釘汝肝膈。直饒無迷無悟、絕是絕非，如枯木糝花、寒灰發燄，成得什麼事？所以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然則畢竟如何？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
小參。「山僧一向不肯人，撿點將來，未免壓良為賤，自今不如改換旗鎗去也。他後山僧若有問你，即咳聲嗽，道：『你是獅子吼時芳草綠。』你即掉下頭，道：『你是象王回顧落花紅。』假使全然不動，向你道：『一塵若不起，萬法自然彰。』全然不語，亦向道：『迥超四句外，不落百非中。』山僧恁麼告報，你諸人還信得及也未？若信得及，許你直下承當；若信不及，許你不受顢頇。所以道：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雖然，此猶是空口談玄，更須當面取證。」遂搦住侍者云：「離卻語默動靜，道將一句來。」者無對。師呵呵大笑云：「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
將說戒，先夜晚參。「諸人莫求授戒麼？逢佛殺佛、逢祖殺祖，是大宗匠境界；燒金剛鈔、謗涅槃經，是大智慧人境界；驅耕夫牛、奪饑人食，是大手眼人境界；笑入淫房、橫眠酒肆，是大解脫人境界。乃至粗言并細語，皆歸第一義；直行與曲行，咸入不二門。你諸人更戒個甚麼？說到者裡，或有個漢出來道：『和尚恁麼說話，秖知教人直下擔荷，未知教人向上行履在。』山僧向伊道：『若論向上行履，且待明日為汝道破。』」
示眾。「我者裡禪，如矢上一鉤相似，逢高則射，遇深則釣。汝等諸人作麼生迴避？」
示眾。「砒礵石是生性命母，醍醐瓶是煮髑髏鐺，沖霄路是金繩鐵鎖，陷虎坑是玉殿瓊樓。若人透此四轉語，方得左右歸源、縱橫合轍，鍛煉佛祖、開鑿人天。若透不得，管取雞因畏水終難變，鳥為貪風反致烹。」
示眾：「參禪人恰如夢裡尋歸路，不知身本在家眠。還覺麼？」拍香几一下。
上堂。「泰山石敢當，街頭巷尾坐。有眼不識伊，無眼較一半。那一半，十影神駒夜度江，八角磨盤空裡墜。」卓拄杖，下座。
示眾。「山僧蒞眾三年，若非耕田耨土，定是弄瓦搬磚。諸人未了事，從未決斷，太煞孤負，今日不免結案去也。」乃橫按拄杖云：「馬師一即一非，大梅一親一疏，趙州一有一無，法眼一得一失。狐言魅語，百丈野狐。雲巖獅子，南山鱉鼻，東海鯉魚，為妖作怪。女子燒菴，南泉斬貓，婆子拋兒，孚公折箭，壓良為賤。婦人分娩，院主墮眉，德山化去，疏山倒屙，掩耳偷鈴。石頭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秘魔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又下死；普化明

來明打，暗來暗打。普州人捉賊。善慧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法順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豬左膊上；高峰海底泥牛啣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開了眼作夢。以上數案，總是者夥多知漢不守本分，無事生事，帶累諸人，無有了日。山僧開張毒口，一時為諸人判斷了也，諸人正好放下疑團，歸家穩坐，一任饑來喫飯，倦時打眠，更有什麼事？所以道：只今休去便休去，更待了時到幾時？」時有僧問云：「諸老淆訛，既承和尚判斷，秖如威音那畔事又作麼生？」師云：「今日不著便。」遂擲杖歸方丈。

天翼翔禪師語錄卷上終

天翼翔禪師語錄卷下

侍者寂乾記錄

嗣法門人際(鋒　洪　然　泓)仝編

住潭州芙蓉山廣化寺語錄

師於康熙辛未冬，受安邑縉紳暨諸山本寺耆宿請，繼席開堂。
據室。拈拄杖橫膝，云：「把斷十方路，垂手萬仞巖。」卓一卓，云：「文殊、普賢鍋裡立，德山、臨濟甕中埋。」驀顧左右，云：「莫有跳得出底麼？設有，也須勘過了打。」
法座。指云：「坐斷毘盧頂，不稟釋迦文，婢視聲聞，奴呼菩薩，且道是什麼人？」喝一喝，便陞。拈香祝壬畢，復懷中取香，云：「此一瓣香，西山頂上拾來，紫竹林中蕩卻，爇出烈燄烜天，觸著髑髏粉碎，乘時拈出，供養中興此山傳臨濟正宗第三十四世上古下梅先師老和尚，非惟報德酬恩，且要雪恨復讎。」斂衣敷座。白椎竟，乃橫按拄杖，云：「正令全提，當陽坐斷，三賢十聖飲氣吞聲，鶻眼龍睛不敢正覷，有解別通一路者，請出相見。」問：「晴空轟霹靂，峰頂起波濤，如何是迴出尋常句？」師云：「不妨問著。」進云：「拈卻眾生界，推出祖師關，如何是演唱宗乘句？」師云：「一場好笑。」進云：「一毫纔露面，萬象悉回頭，如何是普利群機句？」師云：「太殺孤負。」進云：「誰識古梅霜雪後，一枝香馥遍閻浮。」便拜，師云：「放汝三十棒。」乃云：「向上一路，迥絕躋攀；格外一機，了無依倚。識不可識，智莫能知。雖然如是，官不容鍼，私通車馬。」驀拈拄杖，云：「直得三世諸佛把手并行，歷代祖師通途無礙，直下安邦定國，人人頂[寧*頁]上飛大寶光；妙用無私，個個腳跟下縱橫十字。不見道：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煙塵。」卓一卓，結椎，下座。
結夏，上堂。「古人云：『不得動著，動著三十棒。』芙蓉則不然，盡大地是圓覺伽藍，遍法界是當人自己。結也得，不結也得。」顧視左右，云：「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喝一喝，下座。
上堂。「不落因果墮，不昧因果脫，兩枚野狐精，千古成話墮。阿呵呵！會也麼？前是梯雲峰，後是老龍壑。」喝一喝，云：「一聲霹靂起飛龍，斗轉星馳鯨浪闊。」拈棒下座，大眾一時走散。
佛成道日，上堂。「六載雪山，如癡如騃。一見明星，透頂透底。雖然，也是賣卻甑子頭，換得簸箕尾。」喝一喝。

久雨漲水，上堂。以拂子指云：「只者個自善慧手裡施來，普賢口中吐出，東湧西翻，南騰北沸，推倒葛藤樁，沒卻魍魎窟，教人人打濕腳跟，個個穿過腦骨。雖然如是，在人天路上讓出一頭，到祖師門中秖堪滌足。」

示眾。「明吞日月的人，撞著黑漆桶，一場懨懶；捏碎乾坤的漢，摸著爛冬瓜，未免鈍殺。所以芙蓉者裡，論非不論是，貴失不貴得。會麼？破底砂鍋不畏火，沒鼻芒鞋豈著賊？」

示眾。「學道人切須具眼，若不具眼，未免遭人蠱惑，引入黑山鬼窟，驢年未得出離。如所云：『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自此毒藥一出，不知毒殺幾多沒髓腦男子。以為涅槃心秖一橛，可以易曉；差別智有多般，極是難明。遂將自己亙古亙今、照天照地個光明幢拋向搕[打-丁+(天/韭)]堆頭，一任塵埋草裹，把他一切知識屙出的屎尿如蓋世珠玉抱在心窩裡，死不肯放，謂我藉此以了生脫死、超凡入聖，證深般若、得大辨才，當世出世間一樁大事。此等愚昧，譬如離源覓水、舍本求枝，一場畫餅。抑思萬法是心光、諸緣為性曉，若識一心，便明萬法，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日月星辰、山川嶽瀆以至萬象森羅，無不于中發現、于中洞曉，未曾欠缺一點、暗昧一絲。所以古人道：『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雖然，山僧恁麼告報，也是見兔放鷹、應病與藥。汝若認真，便去舍他萬法、秖覓一心，又是如猿捉影、守株待兔，何日方得了手？不見道：『覓心了不可得。』心既不得，法亦何存？若是過量人，外不見有萬法、內不見有一心，直下如一柄莫邪劍相似，真如涅槃也剷卻、差別智慧也剷卻，乃至佛之與魔、凡之與聖，明暗色空、一切名相總與剷卻，剷到無可剷處，方許有少分相應。何故？不見道：『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且作麼生是全提底時節？」驀顧左右，云：「三十年後向你道。」

小參。「動念即乖，開口成妄，我王庫內無如是事。到者裡，釋迦老子倒退三千里，閻羅大王喫鐵棒有分。且道山僧又作麼生？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驚蟄，值雨，小參。「晴空飛霹靂，平地起波濤，石頭土塊盡翻身，跛鱉盲龜咸[跳-兆+孛]跳。未審衲僧分上合作麼生？」拈拄杖，云：「攫霧拏雲推俊俏，乘風破浪羨英豪。」一齊打散，出堂。

應漈山請，上堂。「方掩柴關千嶂裡，又臨符使萬松間，業緣大抵難迴避，隨順與情振六環。所以道：『法無定相，遇緣即宗；道絕方問，隨處建立。』只得露出那吒神臂，張開摩醯面孔，擐三玄鎧

胄，展十智旗鎗，直蹋毘盧頂上去也。」遂震威一喝，云：「高提無上法王印，千聖從教落下風。」

機緣

師一日領眾上毘盧峰採薪，次至其頂，遂跏趺而坐。日將午，知眾云：「請和尚下山。」師云：「有人道得一語恰，即下。」時侍者在傍云：「掀倒毘盧峰，和尚還下麼？」師不顧。值歲遂出，師後放火，師亦不顧。少時，柴頭從山下上來，師見便下。書記聞云：「可恨者柴頭！造次。」便入寮將頭拳一頓。知藏聞云：「今日卻得個漢！」乃著袈裟，向頭禮三拜。

師因三禪客參，問云：「三鷹、一鷂、三虎、一豹，汝三人中那個是獅子？」一僧便喝，師云：「汝既是獅子，為甚作野干鳴？」僧纔進語，師便打。一僧近前一掌，師約住云：「汝若是獅子，何得露出野狐手？」僧擬議，師亦打。隨後一僧佇立不語，師云：「汝莫是踞地獅子麼？」僧亦不語，師打云：「者死野狐。」

師在方丈內坐，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云：「我早為汝道了也。」僧云：「和尚并未與某甲道。」師云：「汝忘卻了，試記看。」僧良久，云：「某甲記出來了。」便出去。

師扯草次，一僧問云：「扯他作麼？」師撫地一下，云：「又也。」僧便去，師又撫地一下，云：「牽枝引蔓去也。」

師因涅槃堂一僧常叫云：「苦！苦！無人救得我。」師聞，拈棒入堂云：「莫道無人救你。」便打，僧即化去，眾皆不悅。明日茶毘，薪盡如故。師至火池，拍手云：「蒼天！蒼天！者漢救不得也。」須臾灰生，眾始服。

師落堂次，豎起竹篦問僧云：「道！道！」僧便拜，師便打，僧便去。師叫眾云：「大眾！者僧福不單行，山僧禍有重至。」

僧問：「某甲向和尚前逞神通，得麼？」師撅住，云：「汝試[跳-兆+孛]跳看。」僧擬議，師便打趁。

僧問：「如何是祖師門下事？」師云：「好愁人。」進云：「愁個甚麼？」師云：「日裡要喫飯，夜間還打眠。」

僧參，纔展具，師拈棒云：「有棒不打恁麼驢漢。」僧云：「某甲特來。」師云：「道得與你棒喫。」僧以頭作就勢，師擲棒歸方丈。

僧問：「如何是芒鞋邊事？」師云：「薄處先穿。」

僧問：「佛法大有，只是牙痛，此意如何？」師云：「丟下此事，別問將來與你道。」進云：「秖如我要為你說，只是被當門齒礙，又作麼生？」師云：「教你問別的，又問個事。」便掌出。

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隨聲便打。「如何是第二句？」師亦打。「如何是第三句？」師連棒打退。僧以手指云：「恁麼瞎漢，敢稱臨濟兒孫？」便去往南嶽。途間忽有省，云：「原來溈山棒頭大有機關在。」遂返入方丈，未作禮，先呈頌云：「第一句，隨聲打，毘盧師，口亦啞。第二句，也一棒，即那吒，須魂喪。第三句，連棒退，知是賊，莫入隊。」師覽畢，問云：「是汝作否？」僧云：「是。」師便打三十趁出。
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云：「狗子且置，你道釋迦老子還有佛性也無？」僧纔進語，師便打。
師因一老衲參，不搭袈裟，禮三拜，師打三棒。衲出至客堂，云：「久聞溈山，原來秖恁麼。」便下山。知客入方丈舉似，師云：「悔。」便拗折拄杖。
僧問：「魚以水為命，因甚死在水中？」師云：「生也在水中，死也在水中。」進云：「還有透脫一路麼？」師云：「有。」進云：「如何是透脫一路？」師云：「一串穿卻。」
僧參，師問云：「甚處來？」云：「江西。」師云：「馬師安否？」云：「有大病在。」師云：「甚麼病？」云：「逢人便說亂話。」師便打，僧便喝，師亦打。
師因典賦侍立次，拈起棒問云：「你道山僧是什麼意？」賦云：「出林猛虎，咬人火急。」師大笑云：「錯會山僧意在。」賦「云：和尚意作麼生？」師云：「我要撥草尋蛇去。」賦便掌，師擲棒休去。
僧問：「鏡鑄為像，未審光明在什麼處？」師以手指僧云：「眼睛、耳朵、鼻孔。」進云：「還能自照麼？」師以手自指云：「眼睛、耳朵、鼻孔。」
居士問志言：「大士道三般人不會，且道是那三般人？」師云：「汝姓甚？」云：「姓翁。」師云：「諱何？」云：「如巖。」師云：「名噩？」云：「枯木。」師云：「出去。」
師尋常凡有制語問者，多云：「現成的問他作麼？」一日，有僧問云：「釋迦頭上戴角，彌勒[尸@乙]下生尾時如何？」師云：「現成的問他作麼？」僧不服，便出，默念云：「古來未有此語，何得云是現成？」遂舉似維那，那云：「你將此語再去問看。」僧復如前問，師云：「恁麼則不是現成的也。」僧于言下脫然。
僧參，纔展具，師便喝，僧收具，師又喝，僧以具搭肩，進前叉手立，師云：「弄精魂漢出去。」
侍者辭，纔禮拜，師云：「作麼？」者云：「辭和尚行腳去。」師云：「路去路斷，水去水乾。」者云：「還許學人住持麼？」師云：「蓋頭無片瓦，立地無卓錐。」

僧問：「灶神聞嵩山法，得悟便生天上。侍者聞嵩山法，未審合生那裡？」師云：「入地獄如箭。」
僧辭，師云：「甚處去？」僧云：「南海禮觀音去。」師云：「觀音如今不在南海。」僧云：「在那裡？」師便打。
師一日在廊立次，一僧近前視云：「好個奴兒！」師便坐。僧云：「不失為溈山主人。」師便起去。
僧問：「如何是以藥去病？」師云：「是病。」僧云：「如何是以病去藥？」師云：「是藥。」僧云：「藥病一齊去時如何？」師云：「藥轉多，病轉深。」進云：「和尚恁麼是藥？是病？」師云：「昨日山前過，見個刖足人喫交，得個斷臂人扶起。」僧點首便去。
師一日齋畢，謂眾云：「諸人莫只噇飯過日，山僧自知有此事，以至今日尚不柰何。」西堂云：「者老漢納甚敗缺？若是某甲，不消一捏。」師云：「吾不如汝。」

舉古

舉：「馬祖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智藏，藏曰：『何不問和尚？』僧曰：『和尚教來問。』藏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又問百丈，丈曰：『我到者裡卻不會。』僧卻回舉似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
師云：「者僧明中坐舌頭，馬師父子暗裡抽橫骨且置，秖如藏頭白、海頭黑又作麼生？打殺蜈蚣咬死蛇」。
舉世尊睹明星因緣，天寧琦曰：「如來明星現時成道，你道半夜裡瞌睡底，還見明星麼？」
師云：「瞌睡底且置，如今明星燦爛，汝等各各眼睜睜地，還見也未？若見，何故不悟？若不見，眼在什麼處？」擊拂子一下。
舉：「昔有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為訪知音。若恁麼會得，喫鐵棒有日在。』又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恁麼會得，更買草鞋行腳三十年。』」
師云：「二老雖則舌上有毒，諸人莫被瞞好。何故？喫鐵棒，買草鞋行腳，自是衲僧向上事。」
舉：「金陵奉先深禪師同明和尚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跳出。深曰：『俊哉！一似個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是，爭如不撞入網羅好？』深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師云：「明老中夜方，省事無所證；奉先藏鋒驗，人理有偏枯。如今諸方莫不以透過為極則，殊不知透過了，正坐在功勳過日。不見道：『直饒透過那邊，更那邊了，再來者邊行履，始有為人分。』大眾！那邊即不問，未審者邊作麼生行履？」

舉：「昔有婆子供養一菴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時。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秖供養得個俗漢。』遂遣出，燒卻菴。」

師云：「婆子捉蛇傷手，菴主鉤賊破家，不如者個傳話女兒，似帶飛廉埽地煞，敗盡郎家敗母家。」

舉：「洛浦參夾山，叉手而立，亦不禮拜。山曰：『雞栖鳳巢，非同其髏。出去。』曰：『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匆匆。須知雲月是同，谿山各異。坐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黎作麼生教無舌人解語。』浦佇思，山便打。」

師云：「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九轉靈丹，直下變凡成聖。有般道：『夾山平地興波，換他洛浦眼睛。』與麼商量，老胡一宗那有今日？殊不知他向烈燄光中辨玉石，鋮鋒影裡化鶵鵬。還委悉麼？脫或未委，山僧不免土上加泥去也。」喝一喝，云：「殺人刀，活人劍，具眼底一任辨取。」

舉：「百丈說法竟，大眾下堂，乃召之，大眾回首，丈曰：『是甚麼？』」

師云：「大小百丈秖知覓取璉城寶，不覺錯過荊山玉。若是山僧召，眾回首，但云：『伶俐衲僧，一呼便轉。』非惟不埋沒諸人，亦見釣不虛垂。」

舉：「南泉示眾曰：『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如今師僧須向異髏中行。』歸宗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泉曰：『孟八郎漢又與麼去也。』」

師云：「水裡放身眠，還他南泉；岸上擺手行，須是歸宗。雖然各有生涯，未免俱存朕跡。山僧則不然，喫飯穿衣渾剩事，披毛戴角豈相干？」

舉：「南泉曰：『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曰：『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

師云：「者兩個漢不守本分。何故？若非作賊，定是殺人。」

舉：「溈山睡次，仰山問訊，溈便回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溈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為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溈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溈曰：『我適來得一

夢，寂子為我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點一碗茶來。溈曰：『二子見解過於鶖子。』」
師云：「水可開眼，茶能清心，二子喚醒溈山夢則不無，若要原溈山夢猶未得在。當日若是山僧，見伊恁麼道，但云：『和尚三妖在命，五鬼臨身，一要謹口，二須慎行。』非獨原得者老漢底夢親切，直教後來再不作夢。」
舉：「趙州因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個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州，州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州便去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州便去。婆曰：『好個師僧，又恁麼去。』州便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為汝勘破了也。』」
師云：「有道：『婆子有定乾坤句，趙州具辨龍蛇眼。』恁麼見解，也是李向赤邊咬。若據山僧檢點，婆子只解捉魚，趙州秖知袋裡捏鼠。若約衲僧正令，總須喫棒始得。」
舉：「臨濟上堂，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便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復召眾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師云：「同時下喝，可煞顢頇，賓主歷然，錯下註腳，好各與三十趁出。」復喝一喝，云：「且道山僧者一喝是賓？是主？」一僧纔出禮拜，師便連棒打退。
舉：「臨濟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床把住曰：『道！道！』其僧擬議，濟托開曰：『無位真人是甚麼乾矢橛？』雪峰存曰：『臨濟太似白拈賊。』」
師云：「大小雪峰不識好惡，錯下名言。臨濟道：『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大似白日見鬼。又曰：『無位真人是甚麼乾矢橛』，也是自起自倒。甚麼處似白拈賊？」拈棒云：「臨濟性命在山僧手裡。」
舉：「德山示眾曰：『今夜不荅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為什麼打某甲？』山曰：『汝是甚麼處人？』僧曰：『新羅人。』山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師云：「德山擬秉吹毛劍，反露葛藤椿。既不荅話，為甚麼問者又打三十棒？可惜者僧不解捋虎鬚。若是山僧見他纔恁麼道，便與拗折拄杖，任伊縱有通天作略，也教忍氣吞聲。」
舉：「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子下禪床立。又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子亦下禪床立。」

師云：「前下禪床立，好與一掌推倒；後下禪床立，也好與一掌推倒。當時若下得者兩推，免得者漢至今死在者裡。」

舉：「巖頭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頭禮拜。有僧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龐公，大難承當。』頭聞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抬，一手搦。』」

師云：「者則公案向德山喝中薦得，可以殺盡天下人；向洞山句中薦得，可以罵盡天下人。且置，惟是巖頭一手抬、一手搦，畢竟在什麼處？若也見得，便可向虎口橫身、蛇頭揩癢，頭頭是入地之謀、著著得韜天之略；若也未見，切須仔細好。」

舉：「興化因同參來，纔上法堂，化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亦喝。化近前拈棒，僧又喝。化曰：『你看者瞎漢猶作主在。』僧礙議，化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化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者裡卻去不得。似者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者禮拜。」

師云：「興化橫者兩橫，不惟同參到者裡去不得，就是諸佛列祖到者裡亦去不得。雖然，要且落在山僧手裡。」乃拈棒云：「莫有為興化作主者麼？」時有一僧出便喝，師云：「暗地殺人猶可恕，明中作賊實難容。」便大棒打退。

頌古

靈雲見桃花悟道，作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于今更不疑。」乃舉似溈山，山曰：「從緣悟入，永無退失。」有僧舉似玄沙，沙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甚諦當，保未徹，伶俐衲僧會不得。頂門奮金鎚，腦後抽生鐵。

堪羨堪悲玄沙老，失錢遭罪誰為雪？咄！

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門曰：「再問復何來？」曰：「便與麼去時如何？」門曰：「重疊關山路。」

佛法水中月，眼裡添金屑，清波無透路，料掉沒交涉。便與麼，善擊節，可憐重疊關山路，衝浪錦鱗遭點額。

洛浦參夾山因緣。

驅耕奪食，點銕成金，敲骨取髓，條令斬新。雲月同兮人盡委，谿山異也共誰分？舌頭坐斷好消息，萬仞巖前看翻身。高聲云：「險。」

鼓山赴閩王請，雪峰門送曰：「一隻聖箭射入九重城裡去也。」孚上座曰：「和尚是伊未在？」峰曰：「渠是徹底人。」(勘破了也)孚曰：「若不信，待某甲勘過。」(勘破了也)遂往中路把住曰：「師兄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裡去。」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孚便回謂峰曰：「好隻聖箭被我折卻了也。」遂舉前話，峰曰：「渠有語在。」(勘破了也)孚曰：「這老凍儂猶有鄉情在。」(勘破了也)

重重勘破，不是註腳。明眼衲僧，何處摸索？烈燄爐中玉石分，龍蛇陣上看謀略。真謀略，一箭雙鵰隨手落。

金陵奉先深禪師同明和尚到淮河因緣。

衲僧俊俏透重淵，檢點將來只一邊。直下若能再跳入，穿開碧落水中天。與麼地，絕偏圓，盤走珠兮珠走盤。

丹霞訪龐居士，見靈昭女洗菜，乃問：「居士在否？」女放下菜籃，叉手而立。霞又問：「居士在否？」女提籃便行，霞便回。須臾居士歸，女舉前話，士曰：「丹霞在否？」女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奶。」

丹霞老賊，放憨不少。俊哉靈昭，應機善巧。叉手立兮，乾坤坐斷。提籃行也，星飛電掃。只因舉處帶淆訛，今古叢林俱靠倒。

興教坦和尚初開堂日，雪竇宗化主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祖師既西來，因甚麼杳無消息？」坦曰：「雞足峰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坦曰：「大雪滿長安。」宗曰：「無人識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眾，更不禮拜。坦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曰：「適來錯對一轉語，人天眾前何不禮拜蓋覆卻？」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拜無眼長老？」坦曰：「我別有語也。」宗理前問，至未在更道處，坦曰：「我有三十棒寄打雪竇。」宗乃禮拜。

把定牢關，不容走作。得失是非，一并拈卻。針鋒影裡騎大鵬，鶻眼龍睛難摸索。三十棒，三十棒，碧眼黃頭罔度量。咄！

德山到溈山，挾複子于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顧視曰：「無！無！」便去。行至門首，卻曰：「也不得草草。」復具威儀，再入相見。為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曰：「和尚！」溈擬取拂子，德便喝，拂袖而出，背卻法堂，著草鞋便行。溈山至晚問首座：「適來新到上座在什麼處？」座曰：「當時背卻法堂，著草鞋去也。」溈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在。」

明鎗易躲，暗箭難防。敬敵者勝，欺敵者亡。

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曰：「獨坐大雄峰。」僧禮拜，丈便打。

咄汝癡禪和，討甚奇特事？未透萬重關，雄峰休造次。便禮拜，欠伶俐，棒頭有眼爍乾坤，試問諸人會不會？

雪峰住菴時，有二僧來禮拜，峰以兩手拓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曰：「是甚麼？」峰低頭歸菴。僧到巖頭，頭問：「甚處來？」曰：「嶺南來。」頭曰：「曾到雪峰麼？」曰：「曾到。」頭曰：「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曰：「他道什麼？」曰：「他無語，低頭歸菴。」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柰雪老何！」僧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峰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者是。」

末後句，為君說，神劍揮光如電掣。同條生死謾商量，明暗雙雙須辨別。休辨別，巖頭老子只一橛。

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貶向二銕圍山。

推倒銕圍山，扶起二大老，佛見與法見，特地一時埽。試看老瞿曇，何處弄牙爪？

須菩提問舍利弗：「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異？」弗曰：「此義深遠，吾不能知。上方有彌勒大士深明此義，可往問彼，當為汝說。」提即往問，勒曰：「誰是彌勒？誰云彌勒？」

誰是彌勒云彌勒，金剛寶劍當頭截，若謂時時示時人，敢保驢年猶未徹。

谷隱聰禪師上堂曰：「五白貓兒爪距獰，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甥。且道作麼生是許外甥底句？切忌錯舉。」

五白貓兒，不露牙爪，驀地觸著，破頭裂腦。樹頭樹底足生涯，看來總是閒之遶，端的分明在目前，欲辨來機須善巧。乃斫額，云：「貓。」

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曰：「須彌山。」

不起一念須彌山，一椎擊碎鬼門關。茫茫宇宙人無數，盡日區區卻自瞞。

雲門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門曰：「西禪有何言句？」僧展兩手，門打一掌。僧曰：「某甲話在。」門展兩手，僧無語，門又打。

大用現前，不存軌則。石火電光，鶻眼罔測。駕與青龍不解騎，直待當來問彌勒。

良禪客問欽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曰：「放出關中主看。」良曰：「與麼則知過必改。」山曰：「更待何時？」良曰：「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山曰：「闍黎且來。」良回首，山曰：「一鏃破三關且置，試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山打七棒，曰：「且聽者漢疑三十年。」

一鏃三關，不妨奇絕。照用齊行，應時及節。三月桃花浪拍天，可怪龍門徒點額。

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訴不下。」

直得五年分不下，通身枷鎖盡情卸。海神知貴不知價，留向人間光照夜。

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州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州曰：「田庫奴，甚麼處是揀擇？」僧無語。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天上天下，有甚交涉。報君知，瞥不瞥，趙州老子猶未徹。

趙州示眾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你諸人還護惜也無？」僧曰：「既不在明白裏，又護惜個甚麼？」州曰：「我亦不知。」曰：「和尚既不知，為甚麼道不在明白裏？」州曰：「問事即得，禮拜了退。」

由來至道本無難，揀擇明白落二三。雖然只在尋常處，如隔千山與萬山。

香嚴巖心化靜主捐貲三兩。

天翼翔禪師語錄卷下終

行實

師諱巨翔，號天翼，楚永之陵霄張氏子。母熊，夢大止屋，翅蔽雲日，驚覺有孕。越明年，康熙壬寅十二月初五日辰時乃生。時五色鳥翔鳴棟簷之上，鄰僉異之，曰：「此異鳥也，世所罕見。今產此子來儀，當後必大有用。」因名大鵬焉。師生而姿神炯秀，瓊表嶷嶷，蓮胎茹素，長不兒伍。父母窺其不凡，送靈山寺淨月師薙染。九歲，授《楞嚴經》，至「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遽有省，乃曰：「清淨本然，明明生出山河大地。」淨駭然奇之，曰：「汝誠再來人也。」嗣是志氣精勤，旦夕無懈，淨愈奇之。至十九

歲，令謁西山藤煥和尚圓具，充水頭，屢受追拶，寢食俱廢。一日，挑水次，煥忽把住，曰：「古人道：『擔泉帶月歸。』泉在者裡，月甓？」師以手指水，煥以杖築下桶底，曰：「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進語，被煥劈頭一棒，師通身汗流，翻思昔者所得，爽然自失。由是參究益篤，檢書物盡焚，曰：「此生不出古人一頭地，誓不放手。」乙丑休夏毘盧洞，衫履無一完者，舉眾皆驚憫，師毫不介意。一日，同參相謂曰：「溈山古和尚道風孤峻，海內推尊，今退居芙蓉，子曷不見之？」師即就道。至山，值梅在門外拔道上草，師見之，曰：「老老大大，猶有許多閒氣力。」梅曰：「無人替得老僧。」師便掌，梅大笑，曰：「汝從那裡來？」師曰：「南嶽。」曰：「又向那裡去？」師曰：「芙蓉。」曰：「去不得。」師曰：「因甚去不得？」梅以杖劃一劃，師退身三步，梅擲下拄杖，師便喝，梅亦退身三步，師拾杖便行，梅復大笑歸方丈。從此執事左右，凡一切徵詰酬對悉皆穎脫，梅深器之。戊辰侍梅下江南，過洞庭，暴風疾作船勢危急，師有驚色，梅怒罵曰：「將謂汝是個人，於此不了，平日弄業識何益？不見圓悟在金山染疾，作主不來，始信五祖之言，乃盡情放下，方得徹頭徹尾。又不見德山道：『毫端許末之未盡者皆為自欺。』老僧今日與汝平實商量，此事不在口角邊，不從伶俐得，所以道：『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師愧唯而已。已巳，梅令掩關紫竹林，凡有問，師纔擬對，梅即掌住曰：「不是。不是。」兩越寒暑，過勞成疾，師總不顧。一日梅提燈籠立關外大叫曰：「看看。」師遂大悟，踢破關出，扭住梅曰：「者老賊今日放不過也。」梅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推梅倒地。梅曰：「切莫孤負老僧。」師便禮拜。至晚茶次，行者失手觸碎茶盃，梅厲聲曰：「盞子撲落地，因甚碟子七片？」師曰：「說甚碟子，直得盡山河大地一時瓦解冰消。」者于言下有省，乃曰：「誰知今日到者田地。」梅顧曰：「你看者漢小出大遇。」師曰：「添得一場愁。」梅曰：「汝又作麼生？」師擊碎茶盃便出，梅曰：「孟八郎又與麼去也。」未幾，梅示寂，出源流付師，師曰：「惟將水洗，惟將火焚。」梅曰：「水不能洗，火不能焚。」便化去。師搥胸曰：「蒼天！蒼天！」遂依法闍維，函舍利骨櫬歸芙蓉建塔。開期畢，安邑護法請就本寺開堂。未幾，溈山的峰和尚敦請繼席，師堅辭不赴。大梅與老和尚洎兩邑檀護必欲目擊提唱，以舒望古老人後起之心，師勉強承應。于壬申冬月念七日入院。一時椎拂之下，遐邇緇素咸相贊喜曰：「眾角雖多，一麟足矣。」師為人端厚，領眾精嚴，至于應機接人，極其爽捷。嘗曰：「諸人未見山僧已前，山僧蚤在你肚裡，你一呼一吸，山僧拏定你。」又曰：「盡大地是山僧棒頭，任你諸人橫也打著、豎也打

著，向那裡逃避？」又曰：「山僧拄杖子在諸人手裡，何不還我一頓來？」學者罔探其旨。迄乙亥五月，夙恙舉發，師自知化緣將畢，乃發啟請敬和尚住持，兼出源流，囑鐵舟洪等四人曰：「先師開法四十年，不肯輕易許可，山僧濫承其後，兢兢業業，惟恐為人之不精、立己之或懈，有辱先宗。汝等當深體山僧苦裏，痛念祖道，深蓄厚養，異日龍天，斷不孤負。」言訖，眾皆哽咽，悶僻于地。至初九日申刻，命侍者擊報鐘，召眾集法堂，分付後事畢，書偈而逝。塔于芙蓉寺東玉淵岐下。師世壽三十三，僧臘一紀有二。珍叨侍記室甚久，聞見甚悉，特述行履大概，以表不廢厥執云耳。不肖小師寂珍槃譚謹述

（芙蓉監院慧源敬梓

天巽大和尚語錄二卷流通。願法界有

情同緣種智。　營陽小師寂珍對。

康熙壬午蒲月，潮音草堂識。）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